

後漢書

傳二千二百八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二九 | 五〇 | | 漢 |
| 函 | 二〇 | 三 | 書 |
| 二 | 〇 | 三 |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5023 | |
| 冊數 | 20(7) | | |
| 函號 | 279 | 76 | |

正史二百五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樊陰列傳第二十三

樊宏傳

子儻

族曾孫

後漢書三十二

淺草文庫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

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

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

餘項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漑陂元水經注曰胡水

波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波汪汪

下區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也又池魚牧畜有



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貲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側界諸子從勅竟不肯受老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自盛湖

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比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卿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

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嘗賜大會宏為人謙
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驃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
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
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

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許
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槨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齋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為
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島樊氏
侯者凡五國明年賜脩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
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

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假代負人者

不自以為爲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言也若乃樊

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

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

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

儵字長魚劉焯曰莫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

弟名鮪知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爲字也又按儵作儵無疑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

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

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嘗經同閣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

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責戚子弟多見叔捕儵

以不豫得先帝崩儵爲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也永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

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六儒儵皆以爲師

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

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江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

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

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

也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六之將者將為弒逆

也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周公殺管叔而禁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

蔡叔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

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放

今當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

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

子弟尋至鄉族兄忠更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

可以尚主宏為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

謚曰哀侯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

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

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郴楚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

也紀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紀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

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末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

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

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傳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

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

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闕里人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

矍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

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

也每讌會則論難行行其末政化行和詳覽群言響樂貌也

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王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

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

諛諛之辭諛諛諛諛言也音踐前書曰諛諛則去法律而

學詆欺詆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

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采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詣公車以侯聖上

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繼

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

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

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

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

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

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是在儉

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

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詩韓

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

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

官掌御膳飲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籞也謂實覆其數

減之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

京師之官吏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油以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本農桑無此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孰郡既曰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元東州之急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討之故一口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州時又遣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

者過所衣食衣音於既願以臣言下公

卿平議太后依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權準與議郎

呂倉並守光武大夫準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廩慰安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屬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准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二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得弟典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克也其

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

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木鹿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

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

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

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

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

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

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

綱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

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

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

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興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

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

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

完葺蔽風雨少年遠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

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泣蒙辭上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缺音亮志反前音音義曰

缺猶望也一音空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

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九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

極也龍以喻君言居土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欲配侯王取婦聘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

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

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情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

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

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

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

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

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

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鮦陽封與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

陽也慶弟博為隱強侯隱強縣屬汝南郡在隱水之北博弟良丹並為

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良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與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

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

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顯邑

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緝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雜

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子方

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

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記竈而薦

黃羊焉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

胤傳龜襲紫

胤胤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紐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

卷三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
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
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
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
枚士心辟召州中名宿丞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岑後為梁
州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慶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不從其

後漢書

卷三十三

一

令淳性矜急自多矜誇多煩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嚴

物也寵亦很強兼習其功嫌怨轉積淳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殺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淳淳以書質責

之質正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

段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段敗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與郡伯通彭寵字也有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淳求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即疑淳相譖何不詰闕自陳而為族滅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

賜寵號大將軍故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

云任以威武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曰於首山

也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豈有身

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日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鳥鳴之逆謀象鳴

象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灾

母說文云不孝鳥也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使遊耿况字也况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揜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子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賴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

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徵也長為羣后惡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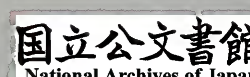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

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

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自無

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

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

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今彭寵反

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

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

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

後猶自征匈奴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

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

故須後麥耳須待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

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

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

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傳三十三

日

孫可權五百字

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

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

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也宥寬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

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犬漢之

與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

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

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

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卽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日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

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

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

重猶愛惜也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

道乃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卽一歲三百五十四日

是為每歲日行天餘 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
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日四分日
之三閏月又小是 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
五年即得再閏

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畱心千里之任省

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

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

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

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尋博士

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

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

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

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

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

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

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瘕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而四方之學無所勤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

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

古文不猶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故敢越職帝然之

愈於野乎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

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轅同列每銜之陵轅猶欺蔑也

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

正據也書曰顯宗大怒賜浮歿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

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

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

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

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

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

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

十策弘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

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

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耻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

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也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前

書

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
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

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秦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王莽末四方潰畔魴姓乃聚賓

客招豪傑作營壑以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

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

族季亾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

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

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

以為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

弟背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

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

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

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

官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為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穎川盜賊羣起郊賊

延夷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

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及即馳赴穎

川鮪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鮪力戰乃嘉之曰此健

令也所當討擊勿徇州郡東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

反聲類曰亦鬻字音負鈇鑽說文曰鈇劍刃也音質將其衆請

罪帝且赦之使鮪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襄等

還鮪誅之鮪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今日受誅死所

無恨鮪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

公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襄等所發無

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

兼入代趙燾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

還代張紇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鮪持節起

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

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

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鮪性矜嚴公正在位

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

留鮪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鮪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

子孫得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

詔鮪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桂嗣

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

將作大匠桂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定卒無子國除

定弟石襲毋公主封獲嘉侯亦為行中稍遷衛尉能取

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以飲十許日賜駮犀

具劍佩刀以班犀也紫艾綬艾即益綠色也玉玦各一半環

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定縣租稅足石令如

舊限足音印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

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齊也遷太傅與太尉

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聞

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于代劉放曰子世為

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和帝時詔封楊

邑侯劉放曰案侯國絕而後續者皆亦以石寵官至

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一真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

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

關對舉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父魏氏謝承書曰

氏以椒房之賓客放從劉放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

同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後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同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同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敦朴不珣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
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
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

被病自貳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市人掾史劉攽曰案部有掾有史惣名

為史此殞于門外百姓感悅之終去官還鄉里太守富

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

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

家若此之貧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

食粟不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

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墮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

野戰變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

有丹蛇在木自洗濯入千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

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簾衛守小黃有

祭器邊豆鼎俎之屬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

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諳其數株

也葉伐不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會

更生也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黃御史罪貫放也延

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未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兖豫過陳留界飛逆

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王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各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笞桶也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

乃訴帝請延多所寬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

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對今考實未

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

副實行不配容積二年不用於是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上乃自物衍南陽功曹詣闕司馬玄武官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衍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行慙而

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喜為太尉八年代范遷

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

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

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

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延從會

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

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日射的山

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

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日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

天啓三年刊

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

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

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弘少為

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

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疏書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

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

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

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

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備求主還之魯國當

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奈

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政有仁惠民稱蘇

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蘇賦政不煩苛行春

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四遷建初為尚

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

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劉放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

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

候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范畢時也在

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庫如藏之物弘又奏宜省貢獻減

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

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

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

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

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議廷尉詔

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

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

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

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

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
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
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
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
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
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
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
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
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
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

祐是為安帝劉放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章以衆心不

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

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主事賢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

口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

權者何權者反乎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

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詩云顯顯昂昂王無絕

天之豐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糾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帝功於理絕不已悻平悻逆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
管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
伊尹之心則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
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充飭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

實然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道小智大謀易曰

面謀大力及矣任重解不及矣

代尚書發太子司南宮接平為東國王國出而平

柳遂密指關宮門精車離軍燈謂及帝及漢樂祭命

人惡之矣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三十四 天啓壬戌十月重修

梁統傳 子松 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

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

貲千萬徙茂林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

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

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

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

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乃請立嬰

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責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良為王

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

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

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

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

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

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

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

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

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哀一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筆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一事其四十一事手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

理愛人以除殘而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右流殛放堯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堯殺三苗殛鯀堯為

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刑也刻肌謂墨劓腹

刑以正俗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曰何

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何以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易繫辭曰何

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

文帝寬惠柔

克遭世康平

也尚書曰高明柔克

唯除省肉刑相

坐之法它比日率由無革舊章

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

除則仍不改

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

與不傑犯禁女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首

匿者母為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

夫孫氏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

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

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

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

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

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

傳音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

功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

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

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也統今所定不

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平孝宣其所施行

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率遵前典事無難改

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以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

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答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

天以五刑討有罪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用五刑必當也

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孔子

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也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

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

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王室

循因循舊章不輕改更每為循理斷欲益少至初元建

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年帝年也而盜賊浸多

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反至熒燒

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

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漢記統

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學輩並起至熒燒茂

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

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

僅能破敵也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乎而在狡之執

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

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

說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

光明習漢制及法令冊初以論議上遂寢不報
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對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

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參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未

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

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

重若飛來也即子危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末元中擢為
黃門侍郎歷位編校尉温恭謙讓亦教詩書末幼中為

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群柯且蘭縣注

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

入于感悼子胥屈原以非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

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考先嚴斷而

後弘行雖離譏以鳴邑考卒暴誅於兩觀殷伊

周之協德考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考徒信已

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考扶目毗於門閭吳荒萌其已

殖考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考關北在篇君名既浪

嗣不長重耳忽推考六卿卒強趙隕鳴犢考秦人入疆

樂殷奔趙考燕亦是喪武安賜命考昭以不王蒙宗不

幸考長平顛荒范父乞身考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

片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紋考騁鸞路於犇瀨歷

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勃
職於蓬壺祖聖道而垂典方懷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
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
指丹海指丹海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以為期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

給諸梁親踈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

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

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

世生當封侯死當朝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如其不然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實皇后養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嘗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諧殺

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

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

生者末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檀檀古禪字也奏

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太尉張酺引檀訊問事

理會後召見因白檀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
 若何解見光武紀 醜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興以來母
 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
 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
 樊調妻媼音於 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
 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
 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誅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
 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
 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心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 妾聞太宗即位

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

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

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宣帝繼統史族復

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

子高為樂陵侯曾為 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

將陵侯玄為平臺侯 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

過也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

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咸悟乃下中

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媼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

乃留媼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

月之間累資十萬嫫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

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元之曾孫也宏老武

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父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

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詩

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長注云鞠

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也朕不敢

與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追命

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襲親愍侯比

靈文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位建封婕妤好父為順

族各置廟也竟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

謁者與嫫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也詣京師改

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

廣二十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押也建坐於恭懷皇后陵傍帝

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

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

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

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

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

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

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

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

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

封子異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

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

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

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

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曰少持韓詩兼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任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

者於閭闔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於嚴威而不

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

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如婢

車馬供用而已朝廷每有飢饉輒載和穀於城門賑與

由是敬憚委任焉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茲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

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

子異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

四年中常侍張達遠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

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

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音我所愛必無是但汝

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貴

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貴釋之收達等

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尚懼多佞枉乃上疏曰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

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故賞不僭溢

刑不滯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

不濫賞僭則懼及濫人刑濫則懼竊聞考中常侍張達

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又繫纖微

成大言又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連及也帝乃納之罪

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翼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

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含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貝也百僚

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

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

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

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

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

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錢二百萬布三千

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

也賜謚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

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執云忠侯不聞其音

子冀嗣

冀字伯車為人鳳肩豹目鳳鴟也鴟有上喙也洞精矐眇

洞通也矐音宅蕩反說文目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了不裁能書計少為

貴戚逸游自恣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棊

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格五前書五丘壽王善格

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一為之格五五音義云棊也音蘇

代反說文曰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謂之尤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

五塞蹴鞠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又好臂鷹走狗騁

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

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

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使捕之益滅其

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若在繼祿太后臨

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後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

冀驕橫嘗朝羣臣曰冀曰此政危將軍也冀也冀聞

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

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詔在李固傳建和

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

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又封

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

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

人宰宣素性安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固公

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

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長公主儀服同藩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

墮馬髻折腰步齒齒笑風俗通口愁眉者細而曲折唬

者側在一邊折鬢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痛不

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

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類

彼折上市蓋折其中擁身扇大扇狐尾單衣後裾曳地

壽性鉗忌鉗錘也言性忌害如鉗能制御冀甚寵憚

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通期有

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異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異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異出多從蒼
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答掠之欲上書告其事異大
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異猶復與私通生
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異慮壽
害伯玉常置復壁中異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
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
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異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
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遺私

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

籍謂謂疏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

籍謂謂疏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因以馬乘遺之

摯虞三輔次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

萬富聞京師也

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異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毋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異

上第第乘輿乃

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出

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劉

案古無妙女當作妓

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

在苑毒異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彈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踈青瑣踈謂鏤為綺

文音瑣謂刻為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

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

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

侯次心客到則不得通皆請謝曰者明者累千金人多石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東萊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合山數遠帶立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

於河南城西經巨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

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免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異聞而捕

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第於城

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

人元嘉元年帝以異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

卿共議其禮於是司奏異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謂讚

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

四縣比鄧禹更初封襄邑襲封乘氏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

席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

小莫不諮決之官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織

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踐檄謝恩然後敢詣尚

書下邳人吳樹為死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毒此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死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

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

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鴆

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

事乃腰斬之時即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

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

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後漢傳三十四

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薛廣德為御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子孫欲令其遵致仕之禮也

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

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

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紂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

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者乃變易姓名後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陰求

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

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

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

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

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

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

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

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取

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

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

嘉書九年

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異諷州郡以它事陷之
皆髡答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未與二年封
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異一門前後七
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三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
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
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
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異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
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香卒宣一更適梁紀梁紀者異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異因欲認猛

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婿尊為議郎

異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沮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

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相鄰也異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

眾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

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異語在宦者傳異心

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悺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

收悺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

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

省閭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殿驃騎

士虎音羽林都侯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侯各一人

也光祿勳袁盱音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侯侯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

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

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

尉尉鄆義在焉是持事卒從中發解音七使者交馳公

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以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

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異功者封尚書令

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

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

天人樞謂斗樞也極比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與政乖於務則難乎

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

術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阻

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未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也况

後漢傳二二四

乃傾側孽臣

高遣異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

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

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

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

襄親幽憤升

高累歎商恨善柔莫遂貧亂

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天曆壬戌十月重修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

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

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

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

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

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

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

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

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

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銖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

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

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為受命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武高祖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入代光武即高祖九

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

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

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

序昭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

卑側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

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

受命不出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

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
 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候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
 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
 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
 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
 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
 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

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柰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大

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

始為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

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禮說三年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禮說三年

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

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

萬曆十年補

後漢書卷三十三

三十三

何香

甲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
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

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

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頻仍

也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乃案七經議明堂圖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河間

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

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

樓有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大丁通欲具奏之未

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

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丙

于天鄭玄注曰謂巡守至於方嶽樂動聲儀曰以雅治

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

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

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

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

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今攝提之歲蒼

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

十年大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

萬曆十年補

卷之六十一

四

何秀

書音義曰蒼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

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

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也視比并上元封舊儀及刻

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增紳射牛行

肅然天了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三月薨謚

神籍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曰節侯子奮嗣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

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召奮祠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

不怠十年儋耳降附儋耳郡武帝置故城奮來朝上壽

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

侍祠封侯解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

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

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

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饑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陽氣垂盡歲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三二

七

孝

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

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

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

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

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

之辭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

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微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蕩滌心性也

已矣夫恨不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

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

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而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先武時為司空而

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志寢食臣犬馬齒盡誠若先死

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嘗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善三書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禮記樂記之文謹條禮樂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帝初曹褒于東次序禮事依准

舊典凡百五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因公斟酌文武之

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酌文武之美德

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子不

願文王之德之純假以證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

日執競維烈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

董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

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門

侯津城門治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甫卒子吉嗣永

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

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

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

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經歷篡亂二

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

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嘗

謹點去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

東平太傅受禮於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

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

以下解見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泐樂三王不相

襲禮禮記正文也言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

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

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

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詩曲操以俟君子

孫猶曲也劉向別錄

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拜之悲愁而作者各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衰少篤志有大度

結髮傳克業博雅踈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

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

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

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

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

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

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

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

不為殺嚴奏褒與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

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

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尚書璇璣鈴曰述

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興

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

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

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之五

劉繼隆五百字

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況予頑陋無以

克堪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

旨欲有與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

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

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

作之符甚於言語明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

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

學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

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乃集麟龍並臻甘露降嘉穀茲

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赤草

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祇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

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

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奔奔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南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

作商頌十二篇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

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

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

馬班固玄武司馬王玄武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

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言相爭不也定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

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

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

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

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

林左騎百石羽林屬光祿勳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

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

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

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

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

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

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

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流冗皆還後坐上災言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

獨何猜焉

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哉

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

射玄少為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

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

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閉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毋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遂造太學

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凡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均輸五方程序六術要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

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於

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高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見趙岐傳

遂隱修經業杜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

遠不可駁難如左氏膏肓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

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

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蘇置士鄉二十一鄉商等六

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幸子六鄭

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

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

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音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

嘉靖九年刊

決獄平而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

問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疑乃鄭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

相會黃巾寇青都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賤

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

入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虞逸謂處士

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理一罨尹擅執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

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比牒猶連牒也併名

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

式序式用也言自村度無任於此但念迷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

老而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

終業自耕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

嘉靖七年

後漢書

物胡嘗扶救出門平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焉永君手之道研讚勿替

劉放曰案文

讚當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

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終日之緒頗有讓野之高

謂頻被詳不就

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差末所憤憤者徒

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其人也

日西方暮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詞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

左中郎將皆不就公事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來筆歲在巳

此齊劉畫高才不過傳論玄曰公為龍已為蛇

嘉靖九年刊

歲至龍蛇賢人嗟也既寤以識命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官度中牟縣地前書皆義曰

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

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練經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實於梓川通人頗

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

又樂安國淵任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

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

馭僕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

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

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

同高貴卿公時為侍中嘗詰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修藝文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

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

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

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也玄定義章修禮缺孔書

逐明漢章中較中較謂曹褒禮不行也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終
後漢書三十五

嘉靖九年刊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百同學者皆師之東觀漢記曰興

嚴為左氏春秋天鳳中王莽將門人也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說文曰詁訓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

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屬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民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卧洛陽庸得安枕

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怒已自飾常以

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

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左傳囂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

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

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

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

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

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

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豈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

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

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

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興嘗為

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為餌餌猶釣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囂曰囂將不足

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

擁羗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

巫聞郟穀之言矣郟穀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觀射父之德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羲和

國之事見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也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也左傳晉伯宗之於天反時為災謂

也失性往年以來適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註曰於周

四月純陽用事陰專日月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三

辰有災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避移

時避正寢過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自責也

此以上皆左傳載曾大夫荅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

灾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

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堯知鯀不可用而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

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

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

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郟

芮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郟穀為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二七

四

允

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

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

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

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

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

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

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共

範曰高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常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識帝

怒曰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

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

雅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

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平傳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會征南將軍岑

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送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

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

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是

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

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其斟酌謂取其意精也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闕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纁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直松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

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

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

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為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

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又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漢節對檀柁獨拜如令匈奴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

在路車上書固爭之詔勿責衆追還繫廷尉會故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

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將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

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蕭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

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詔數切責至被

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刑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

央廐令續漢志三百廐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皆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讜，鄆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

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

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

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

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

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

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

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輿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

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後出益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

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

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

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

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

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
 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
 太守呂雉俱修梁立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
 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雉學又不能達連進也慙負二
 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
 願惟博士以避恭雉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
 有大議輒兄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
 氏春秋立博士直字長翁善易詔下其議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
 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
 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
 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
 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
 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春
 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
 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
 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
 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願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

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

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

多引左氏升只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

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

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

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

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

以欽為馱難將軍樂一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重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
 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
 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
 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
 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執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
 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遂為異家之
 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伯牙善鼓琴鍾

和泣血右足和得實王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左

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

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

撥為巨謬撥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

摘釁抉音於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二十一

十一

朱

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
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

邑盤庚都耿遷於殷又王都鄴武陛下不當都山東也

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

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放曰有詔詔太子孝宣皇帝在入

問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秘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

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

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

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

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

曰為我聽寫之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射

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

曰此正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弭戎事略戰留思聖執眷顧儒

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肯分明黑白建立

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累惑泚汰猶使基

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

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誦孔

氏之正道理立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

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

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

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

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

病卒左氏復發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

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

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為賓也故武王以

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

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太宗

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中層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人

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制之任指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徵訐為直至乃陪僕生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莽

時開吏告其將固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故人君

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

日吳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

夫天下之質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

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歛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主

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楨之傳也曾祖又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

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叙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

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真受尚書

於胡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百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

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

倣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也尤明左氏傳國

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一篇國語二十一永平中上疏獻

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

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都縣也復

海王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

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鸞鷟鳳之別名也國大夫

與也鸞鷟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

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後為帝勅蘭臺給筆札使

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

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

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

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

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拒

何宋人執之謂之日為我出怨而不立突祭仲不從其

則若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有

易於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斷入于

齊紀侯大夫其國賈逵以為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

國乃肯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

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

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名伍奢子伍

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讐公羊傳曰父受誅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究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識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

天啟二年刊後漢傳二十六 十五

其傳詰藏之秘書建平中

建平哀帝年也

侍中劉歆欲立左氏

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

懷不服相與排之

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

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

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

之明與立左氏穀梁會一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

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真至

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讐乎委質策名二乃辟也父教子二何似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

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

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二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

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孟喜尚

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今三傳

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百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

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後行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

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

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帝氏以雲龍

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立德即顓頊當為金德高左

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德自然不得為火德也

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

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帝而堯不得為火德是為帝顓頊當特五經家同為此

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

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者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

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

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初九年是以麟鳳百數嘉瑞

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一十九麒麟五十

可勝記見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

嚴實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讓左

也氏傳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述自選公羊

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號曰公羊春秋嚴

述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

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

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述數

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

大小夏漢尚書口文同異述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

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韓因齊人也為

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事之預意也遷述為衛士令衛士

南北宮秩比六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

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述所

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仇朝也受業黃

嘉靖八年四月後漢傳二十六

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
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
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
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
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
觀記曰爭
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帝泣及親
亦不食母怡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及親
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魚目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
人歸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言

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

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然不修小

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

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曰譚以不善識流亡

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

漢書亮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經而重識

張霸傳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不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不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競為之故字曰競焉

競猶後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

經諸生孫林劉田四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為會稽太

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

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

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

剛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

霸始創成未詳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

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

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大守起自孤生致

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

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

朝貴盛聞霸各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眾人笑其不

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

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坐可止此

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
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

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醜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
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借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迺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如此輒徙避之寒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
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尉太尉司漢安

元年五府太尉太尉司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

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
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
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
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
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
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
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
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
劔入省陵呵吃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冀劔冀跪謝陵

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
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
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
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
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
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
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

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
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敗掌之上
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予之言
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
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
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
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
南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
以兵不得已疆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今洛陽縣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食爭禮氈陸傳曰君亦不使二介行李告於寡君君聽謂向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正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鄒典

孫馬彬

曾孫鸞

桓榮字春渚郡龍元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元至榮六葉東觀記曰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半當

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

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

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

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

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

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

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

召榮令說尚書其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子豫章南

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

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徹行夜

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

門侯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

今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鈎令車收

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斜斜武夫

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

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

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歆曰素

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

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

中彭閔揚州從事舉弘帝曰俞往女

其所舉新令往言汝能諧此官謝

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

至司徒也因拜榮為博士弘為議

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

也蒞音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

莫之及厭服也音特加賞賜又詔諸

乃罷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高

獨察手捧之以拜帝笑詰之曰比真

敬厚嘗令止帝太子官積五年榮差

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病

太子朝夕遣中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二

傳聞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

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

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臺丞承望下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慶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為陰氏子為天下平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

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

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死太子事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

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祭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

我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惟懼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

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

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不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

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二曹掾四百石餘掾此二百石太子報書曰莊以

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一句周易况

之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

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謙寬第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

其德也事矣曰子欲養而親不待其死而不可是者

嘉慶...

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君子之德也今蒙下列不敢有疑願

君慎疾如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祭初遣倉卒

與族人桓元卿同凱元而祭講誦不息元卿嘆祭曰但

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祭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

曰我農家子豈意聖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祭為太常元卿來

侯祭祭諸弟子謂曰平生共盡氣顯宗即位尊以師禮

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祭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

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祭坐東面設几杖

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祭門生數百人天

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漢記曰時執經

是也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二雍初成拜祭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

雍和之氣為之故謂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祭及弟

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祭為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祭以尚書授朕幸有祭祭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

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撫祭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祭卒

嘉慶六年

後漢書卷之六

三

三

西元除元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明徒多至公卿華密書曰禁弟子郁嗣長子

少子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

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秦兵圍趙

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

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

取者是高賈之事也而運不忍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與

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

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而佚廷議咸援自居全

德伏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意

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

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麕以罪

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

則真邪幾於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

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

宗不許不得已受封受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

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觀

記曰永平十四年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較定於

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二二

五

李四

起者卽以待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宮蓋是兼字與丁鴻

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較尉詔勅太子

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

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

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卽位郁以

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華嶠書白郁上書乞身天

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建初二年遷屯騎較尉許之於是詔郁以待中行服也

和帝卽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

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習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

切屬而不煩勤勤若性猶自然也蔡義字長孺魯國

蔡義字長孺魯國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章賢字長孺魯國

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鄒人治魯詩蔡義

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胡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
 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為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一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
 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
咸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初榮受朱普學童句四十萬
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且反
 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
 章句子普嗣傳時至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

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並焉後漢書有才能孫鸞曾孫
傳國至曾孫絕鄭良子孫皆傳學有才能

柳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解永初元年
 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
 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日拜光祿大夫遷
 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奏歷廷尉張皓
 讓不能得事已具奏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
 寔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寔言宜引三
 公尚書入省事省猶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矣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
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
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目疾免明年卒於
家弟守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

書曰馬長子衛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

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

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

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

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

沛故人親戚莫敢至

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蓋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

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

○劉放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

常乘驄

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

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悟宦官賞不行在御

史七年不調

華嶠書作十年

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

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

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

將也○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文為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闖宦功雖

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

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郡許遷光祿勳建安

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

少立操行襁袍糟

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

賢狹於養已常着大布襁袍粗食醋餐也

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

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

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

東觀記曰除陳留已吾長句月間遷河內

其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

劉放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

諸府辟之

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

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

于家子隳

疇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曰嚴作嚴

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

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云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

入薛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疇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

氏其貞伎若此也堅賓客從有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

於人仕為郡功曾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二公並辟

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百藉遂浮海客天址東觀

嚴到吳郡楊州刺史劉繇派給衣食衣服所乏者悉不

受後東適會稽位上山陰縣故相鍾離意言太守王

朝請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乏

中定橋樹一棧每當危下之急其志彌固實客從者皆

其越人化言節至問里不為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

合流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三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鄭生

麟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悟左右出為許

令許縣名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

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李華文章志麟文死在者十八篇有碑

九首誄七首一說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

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屬志操與

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狂以為何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共旬日得出免官禁

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

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

彬有過人者曰夙智早成峻疑也以早也峻行貌也

峻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

操也鳥瓜反也音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采邪人桓帝特

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立即位太傅陳蕃大將

軍實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乞自京相襲為名位備以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元盛自然至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
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一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
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山豈為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又緄字幼春三莽末守潁
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緄說其宰遂與其
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緄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
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壘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
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

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緄願封本州或謂緄曰人皆欲

縣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初其子受封必求境

埔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境埔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

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壤丘

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緄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

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

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曰喜論難為部

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

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

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

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

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

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

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與札亂世權行故得

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

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

之子然則焉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輒曰輒者曷為蒯瞶

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

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

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

駿封比干之墓表高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

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

由是上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

賢之也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賜御衣

及綬粟食公車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

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擊尉尉建初四年

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美

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

百虎觀

廣平王美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

白虎門名於門立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

觀因以名之焉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

上嘆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數受賞賜

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嘆也擢徙校書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

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夫彭城

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儀皆至公鄉元和二年徙封馬

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

使人不爭陛下尊復蒸蒸奉承弘業祀五日同斗斛權衡

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太常丞

元四年代表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

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

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

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不驕盈也昔周室衰孝皇甫之屬

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

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當維故詩

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詩十月之交

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問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

原為臣幸金也其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三君

變不空至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

劉向上書云弒君二十六年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

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

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覽觀往古

權勢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之覽觀往古

近察漢興頹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

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

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

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

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

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

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

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

移嗣幾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

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劫身自

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

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父者

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

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

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言凶

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此臣驕溢背君專功

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

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

敬天也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禍遷

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

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

左官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蓋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

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

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

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

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

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寧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上餘日帝

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

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

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

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劾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

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

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

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

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

浮嗣浮卒子夏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獲也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訛載上論

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素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大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美昔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這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素伯伯夷率性

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致所以激謝詭譎之行生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巳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

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類乎徇名者焉鳳儀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讓則故言君子立非服而處讓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盥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大者則大鳴待其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丁鴻翼豐讓而不飾高

論曰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

論曰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

論曰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

贊曰五更符問顯若無驗

賤年所符皆事

丁部之心生於忠愛卒可其怒而災集也

其心信天寸之寸連者言寸之寸開書何無真符

言中符顯其聖以符天下之寸到者立行非顯其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

書曰鄉佐主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

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

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拘邑

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

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

前後亂者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宗獨

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
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
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
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
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
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
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
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遠到長安宗夜
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即兩膊上又轉攻諸營保
為流矢所斃皆幾至於死及鄧禹數還光武以宗為京
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帝更名都尉武帝
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
也將突騎也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
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
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
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
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
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
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
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

孫不敢稱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

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

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

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希發吏人

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

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

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

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劄皆稱將其朝謁

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

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黨衆湯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

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

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

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

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

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今可且罷兵以慰

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

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
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
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
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
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
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瀕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
沮縣東狼谷中至江
夏沙美縣北南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
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眾雄乃移書
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
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不備以爲畜

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思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
志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穿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穿謂穿
地陷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
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
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
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
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
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

天啓三年刊
吳成

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

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

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

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

山中當塗縣之山也今在宣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

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

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

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

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

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

斬馮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

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

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

不進許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異帝攻

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二千八百級虜

獲七百餘人卒馮緄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

而還以撫為左馮翊一丁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

麾下在方直不交權勢官僕悉及論功當封太尉胡

廣特錄尚書事承直公軼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嘉靖八年

後漢傳二十八

四

四十五

馮緄傳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

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

兵至齊威王時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又煥安帝時為

幽州刺史疾忘姦惡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

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爾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

又下遼東都尉龐參屠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

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

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

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

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

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

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

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

京兆尹轉司隸較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

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

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

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

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

之詔策緝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帶亂也夏華夏也攝提也書曰蠻夷猾夏

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

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

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

公山陽取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

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橐街馮奉

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

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干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

告諸國三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傳

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

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

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

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

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典與從邑郡數十人見立

上數責因斷典頭祭夜郎王首不傳京師從之者陳立

又論誅戮戎夷耳蓋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

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

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

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由內制御也言出郊以外不復

將主親授鐵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已命有司祖

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子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

帶亂也夏華夏也攝提也書曰蠻夷猾夏

猶六師

陳湯字子

鄧

立

還

復

祖

仍

方

祿

嘉靖八年

卷八

七

假王侯袒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
往抵罪緝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
容嘉備矣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弟名曰
盜跖從卒九十八橫行侵暴諸侯驅人故樂羊陳功文
為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魏文侯令樂羊將
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
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尚書朱穆奏緝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緝軍
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
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
同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

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
宦官旨奏緝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
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雋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
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緝以軍還盜賊復
發策免項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
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
以罪繫獄緝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
相黨遂共誹章誣緝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
俱輸左較應奉土疏理緝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
廷尉卒於官緝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

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謝承書曰邦降虞叔尉終於家謝承書曰

孝廉除郎中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積

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

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

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遇

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其奇之延熹五年長沙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六

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

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

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

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

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

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

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葺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

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族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後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特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宣城縣在宣城南陵縣東

獨髻也音直進反烏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

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

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大山都尉

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

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見

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荆

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儉石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

原警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警曰天恩曠然

而君不出何也警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

餘黨散入交趾警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

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警先言怖

畏罪戾伏奏見誣警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

之捍衛也詩曰祈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

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警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

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敵鬼乞傳尚詣廷尉

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警埋骨牢檻終不虛出

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

以先有功得原警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

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

後漢傳長年五十一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亦止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也排囊印合囊袋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射共會戰言會戰何用共

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墜死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寔橫緣隙而生剽人盜

邑者不闕時丹闕息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

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

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罷於奔命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

勞定國則祀之以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

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江淮海岱度劉寇阻

殺也劉皆其誰清之雄尚緄撫璇能胤胤亦振旅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終後漢書三十八

